

圖書館的青春回憶 ——以此文祝國圖九十周年慶

廖志峰 允晨文化發行人

真正看過圖書館或進到圖書館大概是高中時期，不過我到現在還是懷疑高中校園的那棟行政大樓算是圖書館嗎？我們每天上午在它前面的集合場舉行朝會，在它後面打籃球，除了大樓的一樓大廳是學生讀書的地方，非常安靜，勉強算是圖書館，但更多的同學喜歡到一樓陽臺下方，那是學生抽菸的天堂。看書的同學中，我最記得其中一位陳同學，總是帶著隨身聽，一邊背著英文單字，一邊聽著山口百惠的歌，自成一個世界。當然我不敢問這樣的讀書效果好嗎？我羨慕他的隨身聽，好像有了一扇任意門。藏書的圖書室在三樓，放學後就沒有工作人員了。但上課期間幾乎不可能利用十分鐘去找書和借書，除非你有像當年美國奧運金牌得主劉易士的腳程，畢竟從教室到行政大樓往返還要花上三五分鐘的時間。整個高中三年我只有進去過一次，到今天我還是想不出高中的圖書館有哪些書？而那些書都是誰在借閱？

升學至上的時代，圖書館比較像是一個閱讀和準備考試的地方，有一些同學會留在學校看書，有一些同學則會到校外的圖書館看書。我想起了位在雙連市場二樓的建成圖書館。同學們選擇在這裡看書，也許是因為地緣和通勤路線的緣

故，位在臺北市的西北邊陲的雙連其實也是通往三重的門戶，市聲鼎沸，但應該不是理想的看書環境。慢慢地我知道那間圖書館之所引吸引人不只是因為在圓環旁，方便飲食，而是因為對面就是靜修女中，有一些女校同學也會到這裡來看書，圖書館成了在網路興起以前方便交友的地方。在升學壓力下，建成圖書館成了某種青春的出口，有人在此停駐，後來想，那些在圖書館念書的同學和留在學校的我們，最後大都去了同一地方，高四補習班。

我沒有進去過建成圖書館，倒是曾經去過位在新生公園的圖書館看書，看書的效果不佳，始終無法靜下心來，圖書館位在飛機航道下，時不時就有飛機引擎的巨大聲響從頭頂傳來，我不認為是飛機的聲音影響。行天宮附設圖書館我也曾去過，沒溫習什麼書，倒是翻看了由《蜀山劍俠傳》改寫成的《紫青雙劍錄》，武俠小說世界真是無邊無際。《火戰車》上映那年，我和同學跑去看了，那是第一次真正感受到百年名校充滿歷史感與書卷味的召喚，但我的心思渙散，很久還收不回來。倒是補習班時期去了臺灣大學總圖書館溫過書，沉靜素樸的桌面，綠色的銀行燈當閱讀燈，燈下的我的確開始想好好準備功課，環境



的塑造是很重要的，雖然覺悟太遲。

我後來遠離了臺北市，到了淡水河出海口的淡江大學念書。我真正感覺到圖書館的迷人，或生命中真有一座迷人的圖書館，應該就是在這裡。當年由於通勤上學的緣故，一整天的課，中午只能躲進文學院大樓頂樓的圖書館休息，圖書館是開架式的，座位散落在各區，由於館內禁止睡覺和飲食，我躲進了四庫全書的書區，這裡最安全，不會被圖書館員突襲。我通常中午吃完便當就上圖書館找位子，住宿的同學則回宿舍，有時下午上課還姍姍來遲。學校當年還有提供同學蒸便當的廚房，嘉惠通勤學生，真是德政。

校園最大的圖書館稱作總圖，但我只有一次上課曾去過。我最喜歡和熟悉的還是文學院圖書館，館裡到底有多少藏書和期刊雜誌，我並沒概念。我喜歡在開架式書區閒晃，看到什麼書就抽起來翻，像進行一場心靈漫遊。我最記得曾在文學區書架抽起一本沾滿灰塵的小書，書名很熟

悉，是在施淑女老師的小說課聽來的，美國作家索爾·貝婁（Saul Bellow）的《擺盪的人》。不起眼的小書，誰知一看就入迷，後來就借出去看了。那本書的借書登記卡上，在我之前只有一位學長借過，顯然乏人問津，在我之後，不知道還有沒有人借閱？我忽然關心起這本書的命運，找書看書也是一種邂逅。

文學院的圖書館其實也是看河和看海的好地方，夏天的黃昏餘暉斜射進來，和映在山腳河面以及遠方海面的橙紅光影，交織閃爍，就像一直對你發出呼喚，於是我闖上書，走去河邊。我從沒有罪惡感。寫出《美感》一書的西班牙哲學家桑塔耶納（George Santayana），年輕時在哈佛大學求學，有一天感覺到課室外陽光的召喚，說了「我和陽光有約」，就走出了課室，最後成為一代哲人，典型在夙昔。當然圖書館也是情侶約會和增進情感的好地方，一起看書，寫作業，情



話不斷，就像現在星巴克咖啡館看到的青春情侶一樣。

有時想，學生時期沒能多利用圖書館來充實自己，不免可惜。圖書館不只作為閱讀、找資料、寫論文的地方，它還有多種可能的變身，例如小說、電影，或影集。我讀到第一部以圖書館背景寫出的小說是《玫瑰的名字》（*The Name of the Rose*），這也是全球知名的義大利語言學大師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所寫出的第一部小說，充滿了知識的含金量與詰問，引人入勝，風行世界多國。作品以中世紀修道院一宗發生在圖書館的命案所展開的故事，神祕氛圍讓讀者如入迷宮，再層層展開，讓人愛不釋手，但整部小說都讓我想起知識是禁果的古典命題，誰擁有了知識和話語的權利誰就可以成為上帝，這是當年讀亞當夏娃被逐出伊甸園後得到的結論。發生在修道院圖書館的謀殺案和一本奇書的問世與禁止傳

播有關，圖書館成了知識的禁地，這是小說敘述中最神奇的地方，也是最耐人尋味之處。一部小說結合宗教、歷史、知識、人性，拉出一個前所未見的高度，令人嘆為觀止，即使後來出現了丹·布朗（Dan Brown）寫出《達文西密碼》（*The Da Vinci Code*）所引生的熱潮，還是比不上艾可作為宗師的地位。

《玫瑰的名字》後來拍成了電影，飾演那睿智的聖方濟修士威廉就是我喜歡的老牌演員史恩·康納萊，這部 1986 年由義大利、法國與德國合作拍出的電影，在臺灣上映時片名為《薔薇的記號》，我進戲院看的時候觀眾寥寥可數，果然一週後就下片了，和小說的熱度不同。片中威廉修士展現了博學與冷靜的風範氣度，深具說服力，他對初嚐禁果的徒弟阿德索（克利斯汀·史萊特飾演）在告白時所流露出耐人尋味的眼神，十分有趣，讓人印象深刻，聖賢也有寂寞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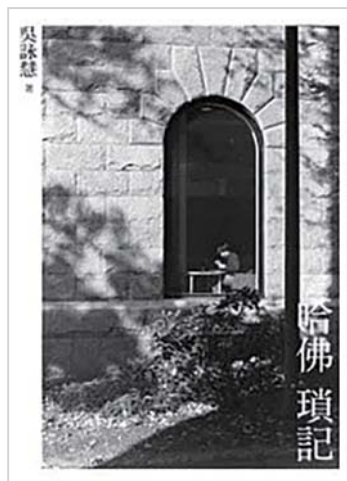
其他以圖書館為背景或場景的電影還有《慾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明天過後》(The Day After Tomorrow)，以及《國家寶藏二：古籍秘辛》(National Treasure: Book of Secrets)等。《慾望城市》中的女主角凱莉與大人物的婚禮地點就選在紐約的公共圖書館，讓婚禮沾了書卷味，符合女主角專欄作家的身分；在《明天過後》中這座象徵文明堡壘的精神聖地又變成了抵禦新世紀洪水的方舟，藏身的洞穴，圖書館裡的典籍則成了實質的柴火，明喻文明的浩劫；在《國家寶藏二：古籍秘辛》中，編劇更是太歲頭上動土，讓美國國會圖書館第一次在大螢幕全幅展現，無法進入美國國會圖書館的觀眾跟著主角在圖書館穿梭奔跑，一窺神秘禁區。

圖書館在人類的歷史中幾乎就是一種文明象徵，與文明同起，也是一種帝國勢力的展現。西元前7世紀，興起於兩河流域的亞述巴尼拔國王(Ashurbanipal)所興建的亞述巴尼拔圖書館(地理位置大約在今天的伊拉克)或許是人類文明史中最早的圖書館，藏有數以千計當時世界上已有的各類內容的泥板及碎片，包括哲學、數學、語言學、醫學、文學以及占星學等知識。再之後，西元前三世紀時，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托勒密一世於埃及亞歷山大建造了亞歷山大圖書館，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收藏了當時所有希臘世界各地的手抄本，吸引各方學者前來研究，後來不幸慘遭祝融，一夕灰飛煙滅。當時傳抄的媒介已由泥板進階到使用尼羅河畔生長的莎草紙書寫。有意思的是，托勒密王朝為了保有藏書和

書寫的優勢，禁止莎草紙出口，於是刺激了敵對的王國自己發展羊皮紙的書寫材質。圖書館也是一種帝國勢力的展現和競爭，自古而然。

在所有耳聞的古代圖書館中，我真正到過的是土耳其古城以弗所(Efe)的賽爾瑟斯(Celsus)圖書館，這是為紀念當年羅馬小亞細亞總督所建，並以之為名，曾與亞歷山大圖書館、別迦摩圖書館並稱世界三大圖書館，興建時間大約在西元117年。圖書館對面則是當日妓院遺址，據說圖書館有一條通道通到對面妓院，十分人性化的設計。這座只剩下雄偉立面的古代圖書館，除了象徵知識智慧勇氣美德等石雕外，我沒看見任何圖書文獻，只看見歷史的煙塵，與古城無處不在的貓。

我大學時曾在書攤工讀，書攤上的書中有一本書是當年青年學子最喜歡看的《哈佛瑣記》。這本書提到哈佛校園裡的一座重要圖書館，懷



德納圖書館（Widener Library）背後的感人故事。圖書館本身的建築宏偉，高達十層，館藏豐富，以 1907 年畢業於哈佛大學的藏書家 Harry Elkins Widener 命名。這位藏書家不幸在 1912 年的世紀災難鐵達尼號船難中喪生，母親為了紀念他，將家中約 350 萬冊藏書及原先預定捐 200 萬美元（後來追加到約 350 萬美元），捐助哈佛大學興建圖書館，嘉惠後來的學子，從此成了校園的佳話，傳頌不絕。

2008 年秋天，我為了重作《哈佛瑣記》去了一趟波士頓，在哈佛待了三天，也去了懷德納圖書館朝聖，但不得其門而入，因為沒有學生證或工作證，只能在有著希臘石柱的圖書館迴廊下仰視，有一種望向神殿的感覺。《哈佛瑣記》後來重新出版，我用了一張學生在圖書館讀書時的影像當作封面，作為了哈佛之行的紀念。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到處都有圖書館，也展現了各種建築的美學，賞心悅目，館藏也從紙本進階到膠捲和數位。但圖書館應該是什麼樣子？據阿根廷詩人波赫士在〈關於天賜的詩〉中說：「我心裡一直都在暗暗設想，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這句話說的或許是圖書館的包羅萬有，需要讀者去細心體會與應證。對塵世中人來說，天堂是一種想像與投射，但幾人得見？波赫士在他更重要的小說《巴別圖書館》把他對世界的本質、秩序、語言等思索投射在圖書館上，圖書館因此有了崇高的地位。作為一個詩人、作家、阿根廷國家圖書館館長的波赫士，他的失明毋寧更具人世的象徵意義。他說：上帝同時給我

書籍和黑夜，這可真是一個絕妙的諷刺。波赫士在失明後才擔任國家圖書館館長一職，遭遇令人同情。比起波赫士，我們同時擁有了書籍與視力卻不去閱讀與探索，這樣的賜予又何嘗不是一種現世的諷刺？

當我想著圖書館的今世意義時，與之同時想起的卻是我青春漫遊的往事，圖書館竟成了一種追憶似水年華的媒介。原來它不只在知識和文化的保存上是重要的聖殿，也封存了自己的青春往事。

——為國家圖書館成立九十年而寫



延伸閱讀

1. 倪匡著。《紫青雙劍錄》（臺北市：風雲時代，1993）。
2. 索爾·貝婁著；賈長安譯。《擺盪的人》（臺南市：仙人掌出版社，1960）。
3. 桑塔耶那著；杜若洲譯。《美威》（臺北市：晨鐘，1972）。
4. 安伯托·艾可著；謝瑤玲譯。《玫瑰的名字》（臺北市：皇冠，1993）。
5. 丹·布朗著；尤傳莉譯。《達文西密碼》（臺北市：時報出版，2004）。
6. 吳詠慧著。《哈佛瑣記》（臺北市：允晨文化，2009）。
7. 豪爾赫·路易斯·波赫士著；王永年等譯。《波赫士全集》（新北市：臺灣商務，2002）。